

震荡的思维

曹一川 /著

ZHENDANG DE
SIWEI
XIANDAIZHEXUE
JI MAKESIZHUYI DE
BODONG

现代哲学暨马克思主义的波动



江西高校出版社

震荡的思维

现代哲学暨马克思主义的波动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震荡的思维：现代哲学暨马克思主义的波动/曹一川著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4

ISBN 7-81075-426-2

I . 震… II . 曹… III . ①哲学 - 研究 - 世界 - 现代②马克思主义哲学 - 研究 IV . ①B15②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 第 009532 号

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邮编：330046 电话：(0791)8592235, 8511422

江西太元科技有限公司照排部照排

江西教育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850mm×1168mm 1/32 13.125 印张 355 千字

印数：1~1000 册

定价：35.00 元

(江西高校版图书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引言

凝结着人类无限性思维精华的现代哲学和立意“批判一切”的马克思主义刚从 20 世纪走将出来。在那风雷激荡的 100 年间，它们被生存方式改变和科学革命大潮卷动着，一次次地重新质问世界，质问人性；一次次地颠簸飘摇，甚至抖散了自己。世纪之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显得十分睿智和勇敢。S·弗洛伊德、列宁带领世界精神跳跃着思索，撕破意识那高贵的理性面具，揭露深藏着的混沌和丑陋；纵跨理论中认定不可逾越的历史台阶，主张用大厦的顶部来为自己的底部打夯。思维的能动性在这段历史中表现得十分彻底。随后，精神便走得艰涩而迟滞了。荒唐的现实映射为荒诞的意识，残酷的人际对抗生成激烈的理论冲突。B·罗素以为可以通过清理及统一规范语言系统消除困惑，P·萨特主张通过个人自觉的意向革新生活。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被俄罗斯民族的特殊社会状态改造为一种社会操作技术，并且当作成功的模式在数目极大的人群中推广；另一部分被演绎为对一切不合理现象的极端“合理性”批判，成为仅由 M·霍克海默、H·马尔库塞等少数人把握的犀利武器。接踵而至的两次世界大战，猛烈拍打着人们默认的思维方式和政治格式。哲学拨弄起思维方法论的魔球，K·波普尔、L·施特劳斯、G·伽达默尔呼唤来奇异多端的思想维度和倒立着的逻辑序列。马克思主义逐渐步入模式的理论怪圈：理论不能解释由理论派生的模式，模式不能承认由模式指导的现实。理论和社会技术分别纳入由具体的民族生存状态编结的一只只时空“匣子”内，压制为外观不同、品质不同的形形色色实体社会形态。西方马

克思主义的一些犹如浪花般优美的“合理性批判”学说被其自身的外化实践撞碎了。国际共运中一些在早期被最广泛实施的社会操作规范被弃置了。

当 20 世纪还剩下末尾的四分之一时间时，哲学失去了悟性，一日千里的社会实践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等不及人们作出程度更高的抽象概括，工具理性得意洋洋地在社会每个角落驱赶着哲学，哲学期待着和准备着真正的突破，各种各样的思维材料正在被积蓄起来。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哲学的陪伴，独自剧烈地动荡不已，它深刻地、沉痛地反思自己在这个世纪里的得失荣辱，开始大幅度地向着理论的起点回归，打算重新认识和创造性发展自己。

这是一个震荡的世纪。

哲学思维和马克思主义经历了这个世纪的震荡，今日正在寂寞地小步徘徊。无须多久，只要一个细微的激励信号，它们又将双双与世界发生更加猛烈的冲撞。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波澜壮阔的现代社会运动.....	(1)
一、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1)
1. 资本社会化	(2)
2. 劳动智能化	(3)
3. 交换平面化	(4)
4. 世界市场化	(5)
二、政治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6)
1. 阶级关系发生多项转换	(7)
2. 国家的主要结构和职能发生调整	(9)
3.“一极多元”的国际政治格局	(11)
4. 非政府的社会有组织势力挑战国际政治权力	(13)
5. 波浪式的共产主义理论和运动	(16)
三、科学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19)
1. 理论科学的革命及其若干特点	(19)
2. 搅动着 20 世纪社会形态的十大技术	(28)
四、思维倾向发生大角度转折.....	(41)
1. 从悲观主义转向乐观主义	(41)
2. 从理想主义转向功利主义	(42)
3. 从单纯理性思维转向混合型思维	(44)
第二章 风起云涌的 20 世纪哲学思潮	(46)
一、科学主义(Scientism)哲学思潮	(46)

1. 形成及演变过程	(47)
2. 主要特点	(48)
A. 同自然科学的发展密切联结着	(48)
B. 重视科学研究方法论	(50)
C. 重视科学与非科学的鉴别、分类	(51)
D. 重视科学的表达方式与科学理论的关系	(55)
二、人本主义(Humanism)哲学思潮	(58)
1. 形成及演变过程	(59)
2. 主要特点	(63)
A. 以人为研究对象	(63)
B. 推崇非理性意识	(64)
C. 对科学技术持批判态度	(68)
D. 社会影响大, 表现形式多样	(70)
三、新宗教哲学思潮	(76)
1. 形成及演变过程	(76)
2. 主要特点	(79)
A. 信仰目标抽象化	(79)
B. 思维重心朝着世俗社会渐次倾斜	(81)
C. 编结与自然科学的联系	(87)
第三章 激荡飞扬的思维方法论	(93)
一、概况	(94)
1. 百年间思维方法论的主要特点	(94)
2. 百年间思维方法论的基本类型	(95)
二、逻辑分析方法论	(97)
1. 锻造几何学格式的理性思维	(98)
2. 指称、含义、名称	(100)
3. 逻辑专名与摹状词	(103)
4. 逻辑分析的两种类型	(106)

5. 创建和选择“语言构架”	(114)
三、证伪方法论	(119)
1. 科学始于问题	(122)
2. 猜想的说明和假设的答案	(124)
3. 严厉的批判和合理的竞争	(128)
4. 发现新的问题与科学进步	(132)
四、结构方法论	(135)
1. 撷取客体某一横断面:同时态抽象	(138)
2. 简化或虚拟客体:创造意义模式	(141)
3. 发现不可还原的关系:揭示“无意识”结构	(143)
4. 从抽象到具体:结构的检验和演绎	(151)
五、解悟方法论	(156)
1. 理解的本质:筹划在世的可能性	(158)
2. 理解的前结构:经验、语言及成见	(162)
3. 理解的形态:历史、对话和真理	(166)
六、多元方法论	(173)
1. 理论内涵“增多原则”	(174)
2.“回归史料”原理	(177)
3.“不可比性”原理	(181)
4.“怎么都行”原理	(185)
第四章 浪尖谷底的马克思主义	(190)
一、思想渊源	(191)
1. 充分吸收西方哲学发展的长期及近期成果	(192)
2. 马克思主义遭遇实践提出的新课题	(193)
3. 几位先驱者的思想影响	(205)
Rosa Luxemburg György Lukács	
Karl Korsch Antonio Gramsci	
二、发展阶段	(233)

1. 20—40 年代中期	(234)
A. 推崇人本主义	
B. 由党内走向党外	
C. 理论与实践分离	
2. 40 年代后期—60 年代	(238)
A. 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并立	
B. 以“新工人”作为阶级基础	
C. 内部论战公开化	
3. 60 年代末期—70 年代	(241)
A.“欧洲共产主义”迅速成长	
B. 西方“马克思学”热	
4. 80—90 年代	(250)
A. 由拉丁语区转向日耳曼语区	
B. 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	
C. 重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D. 由国家意识形态趋于学术研究	
第五章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256)
一、浴火重生	(256)
二、由科学主义走向人本主义	(258)
三、对于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反思	(260)
1. 原社会经济模式的缺陷	(261)
2. 重新认识列宁主义	(263)
3. 功高过大的斯大林	(267)
4. 关于托洛茨基	(272)
5. 关于布哈林	(273)
四、以议会民主方式实现社会主义原则	(276)
五、浓郁的民族性质	(277)
第六章 法兰克福学派	(280)
一、批判的社会理论	(282)

1. 被全面压制着的社会	(283)
2. 单向性社会	(286)
3. 具有攻击性的社会	(288)
4.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重建	(291)
二、精神分析学说同马克思主义的部分重合和一体化融合.....	
.....	(298)
1.“本我”的压抑与社会文明、异化	(300)
2. 心理革命取代政治革命	(304)
3. 从科学到乌托邦的社会主义	(306)
4. 爱欲的解放	(311)
第七章 西欧的马克思主义(1990年—2000年)	(317)
一、劫后余生	(317)
二、对于“苏联东欧事变”原因的分析	(323)
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反思	(327)
四、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思维	(330)
五、对政党性质和组织建设的新认识及措施	(336)
第八章 表征之下的“结构”马克思主义	(341)
一、马克思的思维结构及其革命性转换	(344)
二、超“决定论”的社会历史结构	(349)
三、泯灭了构造主体的社会历史结构	(354)
四、“后”马克思的社会政治结构分析	(356)
1. 现代社会阶级结构分析	(357)
2. 同时态的阶级斗争诸形式	(360)
3.“结构”国家与国家结构	(361)
4. 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形式与无产阶级专政	(365)
第九章 多样化的马克思主义流派	(370)
一、戏剧化的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	(370)
1. 概况	(371)

2. 古巴的社会主义	(375)
二、色彩斑驳的非洲马克思主义	(381)
1. 两番波浪起伏的演变历程	(381)
2. 理论和实践形态的主要特点	(385)
3. 90年代的南非共产党	(389)
三、艰难跋涉中的美国马克思主义	(391)
1. 演变概况	(392)
2. 权利法案的社会主义	(395)
四、独立探索着的日本马克思主义	(399)
1. 日本共产党的自我改革	(401)
2. 日本共产党的社会改造方案	(404)
参考书目	(408)

第一章 波澜壮阔的现代社会运动

人类思维的波动，是社会现实波动的映象。

在 20 世纪，社会运动的野性和理性双双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程度，它们的纠缠贯穿于一切具体事件内；主义与对抗、市场与信息平分了这百年；人类能力的空前扩张与自然资源的匮乏和环境的报复交替发生；梦幻般的富裕与令人心悸的贫困同居一处；肆行无忌的政府行为与“主权在民”的法规奇特地并存于同一社会制度之内；愈来愈小的世界和愈来愈远的信念交织在今日的现实中……

20 世纪，是奇异的或者毋宁说是神奇的世纪。

一、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20 世纪的神奇性质，首先体现在和建立在社会生产力的巨量增长上。

由于经济内诸因素与各种非经济因素的持续刺激，尤其是上半叶“主义”之间的竞争和下半叶科学技术革命及经济全球化的超强推动作用，社会生产力在 20 世纪大约每隔 25 年以乘方的幅度和波浪运动形态扩张着。其中又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平年代的增长速度最高。从 1901 年到 2000 年这百年内全世界创造的物质财富数量，远远大于几万年来人类陆续创造量的总和。

生产力的恢宏发展，拽着社会经济圈发生结构性滚动变化：

1. 资本社会化

从 20 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四十余年间,产业资本的主要属性和基本结构大体延续着自 19 世纪末确立的格局——以私人占有为内核的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的双重增长。虽然 1929—1933 年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以及危机之后的大萧条给予这种格局以当头棒喝,但并没有使它的框架发生动摇;虽然以俄国为首的少数国家和地区发动了对于资本私有化的激烈打击,也没有能够对于资本主义趋向产生明显的遏止作用;虽然德、意、日等后起资本主义国家与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和残酷争夺,在一定程度上变换了现有资本体系的空间坐标及其流向,却没有对资本的属性或规则作出任何改动。自 40 年代末开始,新的发展趋势显露了出来,从欧洲、亚洲到非洲、美洲,在不同属性的社会制度下相继发生了程度不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关系变革为国家所有形式的自觉行为。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体由约 10% 增加到 20% ~ 25%,有些国家中该比例还要高一些。这项变化与股份制相结合,使产业资本出现部分社会化倾向。相隔约 25 年后,受社会生产力波浪式发展的支配,经济体系及政治格局出现逆变。同样在不同属性的社会制度下又先后发生国有企业急剧地回归于新形式私有化的自觉行为。表现为通过股权转让,不定数量的个人获得了对于大宗生产资料及生产过程的控制。尽管其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占股东总数极小比例的少数大资产者,资本社会化的趋向及其进步意义却是十分明显的。越来越多的个人将通过这种形式逐渐地联合占有越来越多的社会生产资料,培养管理企业的基本才能,在某些国家若干企业内一度出现的“工人股东”、“工人董事”这类新事物,就是这样的发展趋势的征象之一。它也为充分释放社会生产潜力,兴办某些前期需要大笔投资的特殊产业,扩大现有企业规模等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单就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这种变化强化了少数大型企业对于社会经济资源的垄断性控制,加强了社会内垄断与反垄断的冲突强度。它构成企业在较大程度上增加不变资本的量的现实可能性,促进着超大规模企业的形成及其与大量中小企业之间的矛盾关系发展。

2. 劳动智能化

在 19 世纪以前大体上独处于物质资料生产实践之外的科学家,从 20 世纪初期便一步步地渗入企业经营活动中,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醒目地成为现代经济结构内的极重要成分和新秩序的缔造者。他们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发明迅速地转化为操作性工艺流程和实际的企业生产。例如为 20 世纪独有的、并且立即对世界经济结构发生重大革新作用的塑料工业、合成橡胶工业、化学纤维工业、半导体工业、光电工业、汽车工业、飞机工业、和以电子计算机为龙头的信息产业等等,都是依赖于科学的智慧直接转变为生产资源和发展动力而创建起来的。对于从 19 世纪继承下来的传统产业,人们也自觉地越过使用天然物质材料作为劳动对象的感性阶段,在现代物理学、化学的指导下,有意识地设计和制造既兼备多种优良性能又便于加工处理的新型智能化劳动材料,例如多种复合材料、合金材料等。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又发明和制作了极其灵巧的劳动工具系统,例如汽车工业中的专用机器人、农业生产中的无土栽培工艺,光电工业中的印刷电路方法和信息产业中的多种高级程序设计语言等等。这些变化推动着经济结构发生剧烈动荡:传统的体力劳动为主的模式日渐疏落,脑力劳动在全部劳动中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上升;钢铁、造船、纺织等传统产业劳动力过剩与信息、微电子、激光等新兴产业劳动力紧缺的矛盾关系紧紧交织在一起;发达国家的经济信息资源优势地位和对于不发达国家信息资源(例如生物基因)的掠夺行为,刺目地映照出不发达国

家的经济劣势地位及对于自己被掠夺的无奈处境;只是由于信息资源的占有关系不同而形成的劳动者之间在社会地位、经济收入上的悬殊差距扩大到了 1901 年时的 78 倍;等等。智能上的相对短缺成为劳动者子级系统以及整个经济系统内部熵增大趋势的控制元素。

劳动智能化还表现在,20 世纪内的人们终于发现工业生产方式是建立在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浅识和灾难性消费上的,它已经产生了像臭氧层被破坏、酸雨、太平洋表层水温异常等等危害人类生存环境的系列恶果。从 70 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自觉地约束自己的生产行为,选择比较合理的劳动方式,使劳动与自然界的演化步幅一致起来。

3. 交换平面化

20 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社会经济结构几乎都以严格的等级序列、自上而下的纵向控制关系为标准规范,它给予生产者之间相互交换活动(包括产品)的行为以一定程度的约束,给交换的方向、范围和速度设置下若干有形的及无形的障碍,大量经济信息在重重叠叠的层次传递间丧失了本来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从 70 年代开始,社会经济组织重视利用已经形成的通信网络、交通网络和广播电视手段,以及 80 年代后期出现的国际间计算机互联网络,改革经济单元之间相互交换活动(包括产品)的基本方式。在企业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前道工艺操作者与后道工艺操作者之间、产品设计者与产品消费者之间、产品生产者与产品销售者之间、买者与卖者之间架设起平面式交换活动的关系,静悄悄地修改了原经济结构内通行的不平等“游戏”规则和等级梯序。任一交换活动的行为人都能够通过网络,越过各类中介阶层或屏障,直接讨论并完成交换活动。即原“金字塔顶”与“金字塔基”之间的垂直空间距离不存在了,它们只是同一平面上的两个点。交换网络也能将一个

点扩展为一个极大的面,例如一架飞机的机头、机身和机翼等,分割及扩散为各自由欧、亚、非洲于同一时间内制造,然后在美洲组装完成。车间、办公桌、商场的功能和外观发生了脱胎换骨式的改变。大型企业因而获得了与小型企业一样的生产灵活性和产品的多样性,小型企业也因而获得了与大型企业平等的竞争力。“快鱼吃慢鱼”的规则取代了“大鱼吃小鱼”的惯例。交换平面化实际上在 20 世纪后期创造了商品生产社会化的一种全新的形式,并且因此改变着传统的生产关系概念,以及商品供求之间的历史联系。

4. 世界市场化

生产交换的网络与产业资本的急剧扩张相互结合,促使企业之间的竞争和协作内容越来越复杂,范围越来越宽广,越来越多地溢出于国家的、洲际的有限藩篱之外。可是,相继发生的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使得各国政府及其普通百姓在 20 世纪大半时间内对于发展国家之间的合作联系持怀疑的和戒备的态度。政治上关于“主义”的争执及因此发生在经济交往中的相互限制、相互排斥行为,也人为地阻滞着将区域性市场联结为全球性市场。只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人们面对棘手的能源危机、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速度减退等难题,才领悟到地球是个整体和人类必须相互依赖。在 80 年代,人们进一步领悟到商品经济的历史必然性和各国经济的具体性及局限性,自觉或不自觉地针对本国经济现实设计和实施不同形式的市场经济体制,即运用“看得见的手”去解放及帮助那只“看不见的手”。这股转换经济格式的时代浪潮汹涌而多姿,各国纷纷承认及遵守如出一辙的市场规则,经济活动的主要环节基本上统一了起来,有了共同的、可以直接交往的标准和程式。世界被 20 世纪的人们自觉地依靠非市场的(政治)力量走向市场化。

此外,战后长期的和平局势及经济稳定增长的繁荣状态,也使人们从惴惴不安的心理渐渐调整为强烈的自信,使政治控制焦点

从对抗普遍调整为富裕和强盛。这又促使金融市场化迅速发展，各类交易机构以日渐严谨的规范和多种业务的形式积聚社会大量分散资金，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流动和寻觅投资对象。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相互结合、相互推动，出现若干势大雄沉的大金融资本集团，凭借现代通信、交通技术及交换网络化的支持，通过金融创新，在各国经济市场化的同一过程中实现了金融世界化。并且正是金融的世界化为世界的市场化提供了财务的支持。

世界市场化是各国之间经济协作与竞争的产物，它的形成改善了国际间经济交往环境，有助于全球范围内社会生产力的整体发展，和各国各地区物质生活质量的提高，有助于人类比较合理地分析 20 世纪显露出来的一些全球性共同问题，例如人口激增、粮食危机、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地区性发展差距等，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达成某种共识并采取全球性统一行动去解决它们。然而，世界市场化也给 20 世纪提出了它自己的难题：市场经济体制和美国经济的“绝对”统治地位，让人们置疑它自身的合理性；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产生的国际间矛盾没有得到实质的解决，而只是转换了外在的形态。当前，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就是其形态之一，大批科技含量低、严重污染环境的产业向着不发达国家“流放”，大量的廉价原料和廉价劳动力被发达国家贪婪地吸纳着；发达国家失业率因而增加、部分居民生活质量下滑等等。这些曾在刚刚过去的大半个世纪内触发巨大社会危机的现象，又被疯狂地复制着，还增添着新的对立因素：国家主权与市场化要求的抵牾，市场化与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共生关系，等等。它们一块儿遗留给给了 21 世纪。

二、政治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20 世纪的百年内，全球性的社会政治结构发生过三次宏观调